

土豆花开

王池光

金秋时节，土豆在故乡的田地里拼命地生长，一坨坨肥硕的土豆耐不住寂寞跃跃欲试，急不可耐地蓬松着肥沃的土壤，呼朋引伴赶趟儿似的，像是要从土壤里钻出来。

土豆是我和儿子的最爱。为了满足我俩的口福，父亲背着一袋土豆，坐上长途客车，千里迢迢到了深圳。父亲告诉我们，母亲给土豆施的全是农家肥料，似乎就想证明，那是一种来自故乡的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味道。

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半个多月，好东西总是不够分享，一袋土豆很快就吃得差不多了。那天早晨，父亲在厨房里一个一个地挑土豆，不知父亲挑来挑去的挑什么。原来父亲是怕发了芽的土豆，弄得不好吃了会中毒，丢了又舍不得，我便让父亲把发了芽的土豆给我留下，准备种在阳台花盆里。

城市居民既想过着繁华的物质生活，又企求奢望原生态的生存环境。因而城市变成了滋生山水花草欲望的温床，但在钢筋混凝土打造的街区，却缺乏用于种植的土壤。城市里的泥土都被水泥、沥青淹没在城墙脚下。父亲告诉我，将两个发了芽的土豆切成几块，按照绿芽朝上的方法，将大小几块土豆培土在阳台三个花盆里。一生离不开土地的父亲说，土豆没有那么娇贵，具备土壤、阳光、水分，就比较容易成活。只要根长出来，土豆就成活了。因而我甚是期待，每天下班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仔细观察那个透明花盆里的土豆块是否有根冒出来。终于，一周后，当我看到第一条像豆芽一样的银白色的根，从那块最大的土豆块一侧生根发芽的时候，不知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，又从没种过田地做过农活，现在在城市的温床同样种出了土豆而欣喜呢，还是因为一颗来自故乡的土豆在城市落地生根而欣慰？总之，我几乎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，那种欣喜并不逊于初为人父的兴奋。

说实话，我对自己如此敬畏生命肃然起敬，或许这是岁月的年轮留下的烙印。土豆的根须越长越长，越长越快，越长越多。同时，一个个娇嫩欲滴，一绺绺含苞欲放的土豆芽，像一张张睡眼惺忪的笑脸微微张开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就手握书卷坐在阳台上欣赏和陪伴着土豆成长，仿佛我与土豆有一种不解之缘。甚至有时候，我默默地站在阳台上，在羡慕嫉妒蓬勃生长的土豆时浮想联翩，联想到自己的半百人生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泪水忍不住在眼眶里转来转去，虽然随时都会流下来，但我必须强忍着眼泪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我就这点出息，我要控制住自己的情感，因此内心的酸楚越来越浓，外表的坚毅越来越强。

土豆慢慢地开枝散叶，青翠的碧绿好像要溢出来似的，栩栩如生。并不宽阔的阳台，因为有了土豆吐绿，轻风徐来，苍翠的绿叶随风飘忽，仿佛增添了浓墨的色彩。据说有一种感情，可以跨越种族异物与语言的边界。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往是藏不住的，即使嘴上不说，眼睛也会流露出来。虽然眼睛不说话，但行为动作肢体语言可以表现出来。凝视那一枝一叶，枝叶茂盛，形态各异，翠绿的茎叶和次第盛开的土豆花，将阳台点缀成了一幅美丽的图画，小小的阳台变成了全家人的乐园。

由于机缘巧合，一颗来自故乡的土豆，从一个供人果腹的农作物到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，像花一样在城市绽放，让故乡的味道在异乡延续。这是我断然没有想到的。尽管土豆不是供人欣赏的花，但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，同样努力地像花一样绽放，或许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生活。

秋访蔡畈古村

柳瑞林

从太湖县花亭湖温泉度假村往前一华里，左拐，蜿蜒而上，小车像一条负重老牛，载着我们一行五人，在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上艰难爬行。路面狭窄，只能容下一辆车子单行，遇上迎面而来的车子，双方需及早鸣笛，减速慢行，或退往路沟，或退到岔路。幸好我们那天遇到的车辆不多，从主路到达山顶的蔡家畈，约七公里的路程，我们用了半个小时。

沿着路边红灯笼的指引，古色古韵的蔡畈古村直入眼帘。村口大门旁矗立着几块碑石，蔡畈古村属于第一批国家命名的传统古村落，是大别山区传统建筑的“活化石”。大门的右侧是宽大的停车场。远远望去，一条窄而缓的溪流穿村而过，几道古老的石桥连接着两边的屋场。错落有致的古民居依山旁水，青砖黛瓦，黑漆漆的一片，屋后修林茂竹，一棵双人合抱的桂花树，像一把撑开着的绿色大伞，护佑着这百年老屋，一阵秋风吹来，香气弥漫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整个老屋场分上堂轩、中堂轩、下堂轩三个部分，完全保留着原始风貌，下堂轩是石头大门，上堂轩大门是花木格子的壁板，三扇大门两边或书或刻烫金对联，其中正中堂轩的对联印象最深：“饮水思源岁岁勿忘祖宗德，承先启后家家期望子孙贤”。许多人家的外墙上挂着蓑衣、斗笠、筛子、



秋荷
潮三阳 摄

访钱钟书故居

袁恒雷

在中国现代文化文学史上，钱钟书杨绛夫妇是个很特殊的存在，他们在文坛所作出的贡献之大、贡献之多、佳话之美，都是极为罕见的。

阅读钱杨夫妇文章多年，今夏有幸得访他们故居，实在有如参访文化圣地一般。参观故居，听导游讲，钱钟书在幼年时，长辈曾让他在书与钱之间抓阄，他义无反顾地爬向了书，于是便有了响彻文坛的“钟书”一名。他确也将这个名字的寓意发挥到了极致：一生读书、写书、编书、教书，形成自己的“文化昆仑”，甚至有了“钱学”一派。

传统文化浓郁的家学，让他从小就成了一个读书种子。但他的文化学习是偏科的，考大学时候中文、英文满分，数学为零，幸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，破格录取了他。也因此，钱钟书与清华大学互相成就了对方，清华大学因而培养了一位光耀千古的文化巨人，钱钟书也得以在清华饱览诗书，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基。

这么多年来，关于钱钟书杨绛夫妇，广为人称道的除了两人的辉煌著述外，还有他们的伉俪情深。两人的初相识恰如《诗经》里的诗意爱情，同在清华园求学、同为江南老乡，只两句简单对话，他说我没有订婚，她说我也没有男朋友，在大好的春光里刚好

竹扁等古老器物，宽窄不一的弄巷，曲径通幽，连接着家家户户。有的弄巷里还摆放着石磨或纺线车，从旁边经过，似是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了远古时代，耳边仿佛响起轰隆隆的石磨声和叽叽吱吱的纺车声。几位老媪安详地坐在门前的空地上，或用棒槌拍打着刚从地里收回的黄豆荚，或坐在小板凳上择菜，她们不因我们的到来感到惊恐、忐忑。身边不时走过肩挑黄豆荚或玉米棒的老伯，和我们友善地点头打招呼。

这些古老的建筑，何年修建？“祈福堂”门口的匾额上标注着：始建年代不详，同治庚午年（公元1870年）重修。金鹰村年过半百的老支书殷响东告诉我们，蔡家畈老屋的人没有一个是姓蔡的，清一色姓殷。当年，蔡家在此居住，生了几个女孩，其中一个招赘的上门女婿姓殷，入赘时曾约定，只要生了孩子都姓蔡，但后来蔡家姑娘一直没有生育，后又抱一股姓承嗣，所以后来殷氏就取代了蔡姓，家族也随之兴旺，但蔡家畈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。

据说，殷家人秉承祖德，谨遵家训，立家本，勤耕读，爱党国，守法纪，数十年来没有出现一例违法违纪的现象，更没有出现过一例刑事案件。且不说在科举时期，这里曾出过内阁中书、进士、县令，单说现如今九十八户、三百八十七人的古村落，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，就走出了上百名大学生。

村支书笑言，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坚守在这片土地上，就是为了守护这方山水，守住这老屋。所幸的是，祖辈们留下来的老房子不仅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，而且还为山区带来了绿色旅游，每逢节假日期间便游客如流，老房子又重焕生机。

遇见你，于是，长袍宽眼镜的钱才子不再是踽踽独行，身边多了一位温婉贤淑的江南才女。从此，文坛便多了一对令人称羡无比的佳偶伉俪。

两人一直很恩爱，即使回乡探亲也要来去相伴，即便不能通行也要鸿雁传书。婚后，两人同去英法留学。钱钟书生活自理能力差是出了名的，但杨绛却让他毫无后顾之忧，一心求学读书，这才造就了钱先生深厚的西学功底。

在故居的墙壁上，有钱杨历年成书的时间和书目：深陷“孤岛”上海时期钱钟书写成了《围城》，既写二人现实中被日军围困之围，又写法国谚语里男女婚姻之围，小说被誉为现代版“儒林外史”；同时期，钱钟书还写了短篇小说集《人兽鬼》，虽说是四个短篇，但篇篇精彩；《写在人生的边上》更是现代散文随笔的典范；《槐聚诗存》是其阅读了上万首诗词后自己的习作；《宋诗选注》让唐诗之后的宋诗魅力别开一面；更有《管锥编》《谈艺录》，令人惊叹此乃文曲星下凡。

钱钟书之所以能一心钻研学术，自是与“最贤的妻，最才的女”杨绛密不可分。令人敬佩的是，杨绛不光把钱家父女照顾得特别好，还能让自己与著作等身。日后的回忆录《我们三》、小说《洗澡》皆为精品，由其所译的《堂吉珂德》更被翻译界公认为译作之典范，是读者们最为青睐的著作版本。

钱先生晚年的读书写作是极为纯粹的，他谢绝了所有交际应酬，一心闭门著书立说。当《围城》电视剧热播后，中央电视台想要给钱钟书拍摄文化名人专题片，却同样被他一口回绝。比起那些作秀浅薄的文人墨客，钱氏的光影确实值得学习！